

在虞城，看乡村振兴的曙光

(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——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)

本报记者 王一彪 龚金星 马跃峰 黄福特

《人民日报》(2018年02月09日 01版)

踏着冬日的阳光，走进河南虞城，走近两年前到过的稍岗镇韦店集村。眼前，还是那条济民沟吗？当时的情景仍在脑海：河道狭窄，荒草丛生，了无生气。如今，这条小河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“十里画廊”。沿着“画廊”，河道拓宽，一行行樱桃、桃树、杏树夹岸而立，生机勃勃。

“到了3月，站在岸边，满眼都是花红树绿。秋天，树枝上挂满鲜果，十里飘香，城里人都跑来采摘、垂钓、健身。”商丘市一诺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袁建民说起眼下的变化搂不住话匣，“大棚里种的葡萄、西瓜，品质好，不打药，卖价高。去年，葡萄每斤卖16元，没出棚就被抢购一空。”

“十里画廊”建设规模3000亩，其中韦店集村入股土地1000亩。目前，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，计划总投资2.5亿元，还将开发农业生态园、开心农场、水上乐园、生态餐厅等特色项目。

济民沟淌起富民水，“十里画廊”画出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这3年多来，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指引下，虞城找准路子，压实作风，带动22551户55984人率先脱贫的轨迹。

三年前，虞城人多谈“困难”；两年前，虞城人爱讲“担心”；现在，虞城人一见面就说“发展”。乡村振兴的曙光，正悄然洒入这片古老的中原大地。

流转“鸭棚”地，小农户对接大产业

土地活，产业发展更旺

几天前下过一场雪，站在史桥村的现代化鸭棚外，呼一口气，吐一团白雾。掀开棉帘，暖流扑面而来。上千只鸭子摇摇摆摆，吃料、喝水、下蛋。

60岁的史志超正在捡鸭蛋。他身穿厚棉袄，额头渗出细汗：“弯弯腰，一天工钱七八十元，还想啥？”

史志超患小儿麻痹，干不得重活。两口子守着4亩地，只够吃穿，总在贫困线上熬着。

想脱贫，要资源。可史志超掰着指头算了算，手里除了几亩地，啥也没有。缺项目，缺技术，缺市场，种植、养殖都不敢试。

“土地，是农民的命根子。放在贫困户手里，效益提不上。流转给‘能人’，适度规模经营，才能形成产业，带动大家致富。”史桥村村支书田光说，村里到外地引项目，看中广西桂柳牧业公司。对方免费提供鸭苗、技术，保底回收鸭蛋，免去后顾之忧。

听说有好事，村民并不信。村干部史志乾第一个站出来，成立合作社。132家贫困户陆续响应，以每家到户增收资金8000元入股，凑够105.6万元，一期流转70亩地，建设16个鸭棚。

“土里有金子，就看你咋挖！”史志乾说，大棚养殖10万只蛋鸭，一个月产蛋5万多颗。每颗蛋最低价卖1.4元，最高可卖2元。产蛋期后，每只肉鸭能卖100元。去年养鸭，纯收入200多万元。2018年，规模再扩大一倍，带领村民稳定脱贫。

史志超算了笔账：把2亩地流转出去，每年地租收入2000元。从去年开始，入股分红，连分5年，每年1000—1500元，总收入9600元。“有地租，有分红，有工资，三项加起来，一人一年挣3万多元。”

养10万只鸭，有没有污染？面对记者的担心，史志乾的回答成竹在胸：鸭粪混合稻糠，是上好的有机肥；冲洗的废水流入池塘，种荷花，放鱼苗，收藕、卖鱼能挣钱，还能形成景观。

产业兴旺，“钱”是催化剂。2017年，虞城整合涉农财政资金5.2亿元，发放产业直补资金2311.818万元，帮助23000多户贫困户增收。创新金融扶贫，以科迪集团为依托，推广“奶牛贷”，鼓励贫困户利用5万元小额贷款，购买3头奶牛，托管给科迪集团饲养。双方签订5年合同，贫困户每年到期分红，年增收3600元。

产业兴旺，“人”是操盘手。最近3年，虞城实施“凤还巢”工程，吸引10万人回乡创业。“十万城归”创办8458家企业，带动5万多人就业，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达4100人。

“土地、钱、人”的要素不断聚集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，新的业态不断涌现、逐步延伸。

杜集镇史桥村一个农家小院里，杨曼曼搬出一书包账本，翻开一页，高声念起：“蒙奶奶，拿2件；朋妈，交3件；史素英，交6件……”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农村妇女三三两两围拢，交上缝好的衣服，计件领取工钱。

杨曼曼的父亲在上海接订单，把半成品服装运回虞城，分给乡亲们手工缝边。每加工一件成衣，工费20多元，每天可做上千件。不见机器，没有车间，这个“工厂”可带动400多户挣钱！

“虽然老了，一天缝一件，一年也能挣六七千。”任德荣老太戴上眼镜，又拿一件，穿针引线。

发展“竹海”游，5年不分红，无一人反对

人心齐，乡村颜值更高

没进城郊乡郭土楼村，就听到一件新鲜事：流转土地入股，发展“竹海”乡村游，5年不给分红，竟无一人反对。

可能吗？带着疑问，我们走进杨善庙自然村，只见竹篱疏疏，围起一座座精致的竹屋小院。牌楼、戏台、茶馆，小桥、亭台、回廊，清一色用竹子包装、建造。房前屋后，更见翠竹竿竿，随风摇曳。寒冬里，身处“竹海”，别有情趣。

在公园，随便问村民，都说村子离县城5公里，发展乡村游，前景“好咧很”。再问“5年不分红，怕不怕？”又答：“相信村干部，一定能干成。”

村民的心咋这么齐？村支书杨新文有点神秘，不直接回答，紧张罗吃饭。

恰逢晌午，村里的“以孝治家大食堂”飘来饭香。近看餐厅，20多位“顾客”已然坐定，清一色白发苍苍。

“开饭喽！”一个个“红马甲”志愿者手托餐盘，鱼贯而入。看盘中，一份炖鸡块、一份白菜豆腐，两个馒头，一碗米粥，热气腾腾。老人们举动筷子，边吃边聊，整个餐厅洋溢着欢快和幸福。

志愿者谢玉真送上一盘菜，高声介绍：“村里年轻人出钱，请70岁以上老人吃‘爱心餐’。先到先请，每周一次，‘请客时间’一下子排到2019年2月！”

“‘爱心餐’，只是以孝治家的一个活动。”回乡办教育的杨凡说，村里有“爱心茶馆”，老人喝茶一律免费；设道德讲堂，每月请专家讲孝善文化；把每月初一、十五定为“母亲节”“父亲节”，鼓励子女回家，给父母做顿饭，洗洗脚；每年举行好媳妇、好婆婆评比，当众颁奖。

“因为‘孝善’，有了共同话题，有了活动载体。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从根儿上支撑‘5年不分红，发展乡村游’。”杨新文说。

回想过去，并不轻松。2016年上半年，杨善庙村为找准发展路子，开了11次会。有人说，种果树；有人提议，不如养猪。杨新文和村干部外出考察，提出建议：种果树，没基础，且比不过邻村；养猪风险大，环保不允许，不如种雷竹。“一来产竹笋，每亩每年纯利7000多元；二来北方产竹少，观赏价值高，能吃上旅游饭。”

多数村民同意，以土地入股，成立种植合作社、旅游开发公司。也有人担心，村民有穷有富，咋能保证“不落一户”？村民商定，各取所需，灵活入股：除土地入股外，富裕户可以增资入股、流转土地入股，贫困户可以劳动入股、以到户增收资金入股。最终，杨善庙村95%的群众参股，全村460亩地，安排400亩种雷竹。

2017年2月，项目启动，资金不足。村干部和回乡创业者你拿点，我凑点。杨新文从家里拿出14万元，先行垫付。为这，媳妇生气，夫妻俩几个月不搭腔。

整地开始，村前村后的坟头成了“第一难题”。杨新文先平了自家坟，才让大伙儿讨论。乡亲们一看，干部干在前，仅用一天时间，平整全村132座坟。

种竹子收益慢，要求高。第一茬竹子栽下不久，有不少早死。去年4月，看着一片片地撂了荒，长了草，群众忧心忡忡。母亲一见面，骂他“瞎折腾”。杨新文意识到问题严重，召集大伙，查清原因，着手整改。他带领村干部连干数天，清理杂草，重种新竹，渡过难关。

人心齐，村变美，郭土楼村颜值提高、气质更佳。村外，300多亩玫瑰园、200亩中药材园、100多亩菊花园已成规模。村内，乡居竹屋、农村公园、儿童乐园，吸引城里人来过年。

杨凡创办天元中学，整理《杨氏家训》，倡导设立“四知亭”，助力国学文化游；杨成杰从北京回来，种植中药材，引入中医“雷火神针”，发展中医体验游；杨正魁大学毕业，回乡加入旅游公司，专做竹艺装修、竹屋改造。

“我在大喇叭里说，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，党中央一定有好政策。咱们走美丽乡村的路子，走对了！”杨新文说。

贫困户有底气，“能人”有希望，干部有干劲

日子好，精气神儿更足

临近春节，行走各村，对乡亲们的精气神儿感受最深——贫困群众有底气，乡村“能人”有希望，党员干部有干劲。

五保户史志轩见面就说政策好。怕我们不信，拉住手，让去家里坐坐。路不远，踩着水泥路，绕过小树林，经过大戏台，眼前闪现一片白墙灰瓦的徽式建筑。小院不大，三间小屋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“这灶屋，这陈设，以前谁敢想？”史志轩领我们进厨房，指着煤气灶、电磁炉，不停地说。一手拧开水龙头，自来水哗哗地流。

驻史桥村第一书记曹地来了3年，说起村里以前，用了“两个不堪”：土路泥泞不堪，房子破烂不堪。村里决定，借力改水、改电、改厕、改圈、改厨、改院、增加必要的生活家具，这“六改一增”提升工程，全面改造空心村，拆掉老危房，集中盖新房，安置五保户。史志轩一听要拆房，连连摇头：“活了68岁，独身一辈子，穷了一辈子，临老了，折腾啥？”

干部一趟趟跑，描绘新家美景。史志轩“抹不开面子”，嘴上不情愿，还是搬了出来。没想到，几个月后，新房盖好了，不但粉刷一新，吃的用的，样样配齐。

去年，史志轩养了羊，卖了1000多元。年底，鸭厂分红，发下1000元。从此，他的性情大变，笑多了，话也多了：“老了老了，没想到，活出个样子来。”

有底气，更有希望。

今年24岁的田亚博，经历过同龄人难以想象的磨难，变成了“能人”。他上高二时，父亲突然瘫痪，花光家里的钱。田亚博节衣缩食，咬紧牙关，考上大学，却交不起学费，幸亏好心人资助，加上助学贷款，才勉强度日。

“大二勤工俭学，卖过胶带，毕业后想买台机器，分割、加工胶带，又是没钱。”田亚博有点灰心。

扶贫干部听说后，帮田亚博贷款8万元，买来机器，购进原料。小田把自家院子收拾出来，当成厂房，一天做3捆胶带，共1500卷，四成在网上卖，六成卖给周边企业，每月能挣5000多元。

“过春节，准备结婚了！”田亚博喜悦地说，“新的一年，我跑市场，妻子在家加工，生意会越做越好。”

有希望，更有干劲。

虞城设立五大战区，决战脱贫攻坚。取消乡镇干部包片制，让乡镇干部直接驻村，避免“中梗阻”，把责任从“最后一公里”压到“最后一米”。建立“日清周评”机制，倒排、分拆扶贫任务。

田庙乡后刘村支书刘玉东带领群众，发展玫瑰产业，壮大集体经济，在全县第一个成立贫困户专业合作社——虞北果树种植合作社。79户贫困户全部入社，依靠村办企业、到户增收资金，种植果树300多亩，每年每户可获1600元固定分红，年底参与盈利分红。“把贫困户聚起来，以前想都不敢想。现在，干部扑下身子，愿意干事，能干成事。”

“日日行，能行千万里；天天做，能成千万事！”虞城县委书记朱东亚一番话，道出了虞城决战脱贫的豪情，也道出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憧憬！

悟热心 好脱贫

(新春走基层·扶贫干部进村来)

本报记者 赵鹏

《人民日报》(2018年02月09日 01版)

“走这边小路，有侧门。”吴诗锐领着记者七转八拐，熟得像回自家。“大哥，来客人了。”1月28日，是进入腊月以来福州最冷的一天，吴诗锐这一声招呼，让小院透出家一般的温暖。

吴诗锐是福建闽清县上莲乡党委委员、副乡长，他口中的“大哥”，是莲埔村的方善模。2016年，闽清遭遇特大洪灾，灾后摸排，全乡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一共21户，乡干部每人包一户，成为“脱贫帮扶第一责任人”。老吴便结识了老方。

吴诗锐头一次登门时，方善模不买账：以前干部们也来扶贫，给点钱物，之后就再没声响。方善模今年49岁，一家三代住在已盖了60多年的老宅里。先是自己得了类风湿，右臂痛得干不了农活；后是父亲患上老年痴呆，瘫在家里；儿女双双上大学，药费加学费，老方拉下好几万元“饥荒”。再一遭灾，老宅成危房。

日子过苦了，心气就衰了，老方对谁都没个笑模样。

“要想当好责任人，先得当好一家人。”建档立卡贫困户占到福州市的近1/5，闽清县委要求全县扶贫干部都得学会“‘家’字扶贫工作法”——“话家常、办家事、成家人”。吴诗锐顺着这思路找到了融入方善模家的新招：每月一场家庭会，全家一起想办法。找个项目、帮助治病、修缮老宅……摸出了方善模的这些心愿，也悟热了方善模的心，趁着热乎劲两人还互认了兄弟。

“保证年内让你脱贫！”吴诗锐不只是拍胸脯，接着就是多方考察，提出了一个养鸭计划。2017年春节一过，方善模领了300只鸭苗，骑上摩托车，就奔山上的养殖基地去了。到了年底，老方养的鸭子销售一空。方善模掂着钞票数了几遍：净利2.4万元！

老方上山养鸭，老吴心里仍没闲着。他帮老方在房前屋后栽下一大片中草药，治好了老方的关节痛；向上级申请，帮老方争取到危房改造补助款；老方的妻子安排进了一家电瓷企业打工；刚从师范毕业的女儿，也分配到了一所村小教书……

超过4万！这是老方家2017年的净收入。还清了大部分债，老方脸上又有了笑模样。

“眼下才是刚脱贫，今年我要更努力。2018年，我想养2000只鸭子。”饭菜加过热、老酒烫上桌，老方话多起来，“有了这个小弟，再难也不难了。他呀，就是我们一家人！”

可在吴诗锐心里，惦记的不只是老方一家：全乡21户，今年全部要脱贫。乡里已经在老方家对面征了10亩地，准备为全乡所有贫困户盖一座安置小区。“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就叫莲埔造福新村。”吴诗锐指着对面比划，仿佛新村已在眼前。